中文摘要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史学思想深邃博大,是一个产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时代。秦汉关中史学思想成就的形成与取得,既受益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深深根植于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以关中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为主要内容的关中地域文化,在秦汉之际迎来第二次全面繁荣,秦汉关中史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了全面开创与系统阐发。但是历来对秦汉史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于秦汉史学思想对先秦思想的传承、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历史哲学等方面,而贡献颇大的秦汉关中史学思想,其受地域文化影响的特性却未得到充分发掘。故从地域文化关系的差别与特性来审视关中史学思想,对关中地域文化给予秦汉关中史学思想的影响、关中地域文化与秦汉关中史学思想的相互生发进行考察,使我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秦汉关中史学思想这一清泉的渊源有自,从而对关中史学思想的发生机制和价值进行诠释和定位。这种将文化地理与史学相结合而形成的“边际研究”,不仅为秦汉史学思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而且对本土学术思想又进行了很好的发掘和整理。了解与继承秦汉关中史学思想及秦汉关中地域文化所表现出的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开拓进取的原创性、经世致用的践履性与刑仪后世的示范性等优秀传统,无论是对于当前史学理论建设,还是对于弘扬、复兴和建设地域文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 秦汉 关中 地域文化 史学思想

On the grain work of The Guanzhong Regional Culture
in Qin-Han Dynasties and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in Qin- Han Dynasties

Abstract

Qin-Han Dynasties, being very important epoch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ere boomed with great historians and ideologists. During that period, d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al situation,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were profound and extensive and were planted deep in Guanzhong Area, a fertile land of regional culture. The Guanzhong Regional Culture, with the core of its geographic environment and tradition of culture, embraced the second peak of overall flourish in Qin-Han Dynasties. It was under this kind of background that history of Guanzhong in Qin-Han Dynasties had a systematic and overall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study on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Qin-Han Dynasties all through the ages were focused on how it inherited from the Pre-Qin Dynasty and what was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ethos and the aspect of philosophy, where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in Qin-Han Dynasties, which had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overall history development, were somehow neglected. If we examine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in Guanzhong Are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ce of regional culture, and if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that Guanzhong Regional culture brought to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in Qin-Han Dynasties, we can clearly recognize its origin and then define and position the system and the value of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in Qin-Han Dynasties. The “Marginal Research”, consisting of studies on culture, geography and history, provides new viewpoint when studying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in Qin-Han Dynasties and also develops the local academic thoughts. It is significant for both present historical theories construction and promotion or restoration of regional culture that a good understand and inheritance of the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of Guanzhong Area with its original concept and the application are achieved.

Key Words: Qin-Han Dynasties; Guanzhong Area; Regional culture; Historiography thoughts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知识产权声明书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大学关于收集、保存、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本人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本人授权西北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同时授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将本学位论文收录到《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或其它相关数据库。

保密论文待解密后适用本声明。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丽 指导教师签名：李福科

2008年6月3日

2008年6月3日

西北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大学或其它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徐丽

2008年6月3日

秦汉关中地域文化与秦汉关史学思想研究

导 言

(一) 选题意义

秦汉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不但历史编纂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而且史学思想深邃博大,是一个产生史学巨匠和思想巨人的时代。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代表的关史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中国传统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历史的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秦汉关史学思想成就的形成与取得,既受益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也深深根植于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的肥沃土壤。正如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所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①将南北文风不同的原因归结为南北方水土的不同、地域文化的不同成为刘师培解释南北文化差异的主要依据。同样,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也无法回避一地特有的文化所给予的影响与滋养,秦汉关史学思想的产生,正是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熏陶覆育的结果。

然而,关中地域文化之于秦汉关史学思想影响甚巨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与研究。陈其泰先生认为,以记载过去的人类活动为对象的历史学,与文化学和其他学科有着多向性的联系,与一个时代的文化走向、社会思潮尤其紧密相连,不可分割。这就是历史学内涵丰富的综合性的特点。可是,以往长时期内对历史学的看法,却是基本上局限于单科性的狭隘范围之内,未能重视它与社会生活和文化思想的密切联系。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近代以来过分强调学科门类的划分,不注重学科之间的互相联系与贯通。忽视史学思想的产生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会严重阻碍我们全面认识一个时期

^① 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刘申叔先生遗书》(一),台北京华出版社,1970年,第670页。

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以及我们对于史学思想的深入理解。因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关中地域文化的梳理、对秦汉时期关中地区自然、人文环境的考察，来理清关中地域文化与秦汉关中医史学思想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对秦汉关中医史学达到新的视角的切入与更深层次的理解认知。

（二）研究现状

近代至今，许多学者在秦汉史学思想这一领域作过探讨，但整体看来仍属薄弱环节，许多通论性的史学思想著作多集中于秦汉史学思想对先秦思想的传承、与社会思潮的联系、历史哲学、所受政治的影响等方面，或将秦汉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来考查、或集中研究某一史学家的史学思想，而对地域影响忽略不计，所以对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史学思想的研究稀少，至今尚无专著出现；从历史文化地理角度进行研究和个案研究的数量都较为缺乏，但是整体水平较高；关中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著述宏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模式与具有示范意义的个案研究成果。故秦汉关中医史学思想与关中地域文化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基础，但目前尚未有系统阐述、分析的研究问世，这一课题还有着进行深入探讨的空间与必要。

（三）研究方法

本文试图以地缘文化学的人地关系理论为前提，建构理论范式，抓住这一课题实际上是一种史学与文化地理学相交叉的“边际学科”的特征，注意将史学、历史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的原理综合运用到研究之中。努力追求理论概括、文本分析与史料考证相结合的学术传统，除注意基本文献的考订外，还留意新出的研究成果，不脱离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背景，对秦汉关中地域文化之于史学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影响给予关注。

（四）概念界定

1、关中

关中，又称关西、关内、关右、山西。“关”指函谷关，“山”指崤山。因为其地处函谷关以西，所以称关西，与关东相对；因为其在诸关之内，又称关内；古人以西为右，以东为左，所以又称关西为关右；关中因在崤山以西，又称为山西。“关中”之称出现很早，首见于秦汉时期，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指义不尽相同，范围广狭也有区别。主要的说法有：一、关中的范围泛指战国末年函谷关以西秦国故土，包括秦岭以南的汉中和巴蜀；二、指秦岭以北陕西境，包括今甘肃陇西；三、专指今陕西关中盆地渭河平原。本文所用的关中概念主要是第三种，即：陕西省中部，秦岭以北，子午岭、黄龙山以南，陇山以东，潼关以西的区域。关中是一个平原、台原、谷地、山地相连且相对封闭的地貌单元，整体地形西高东低，渭河自西向东横穿中部，由河床向南北两侧地形逐渐增高，为不对称的阶地与台原。阶地地势平坦，台原地面广阔，自古有“八百里秦川”之称。

2、地域文化

首先，“地域”是一个区域性的概念，它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但仅仅具有相对稳定的空间形态是不够的，因为“地域”除了自然的、空间的意义之外，还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和文化的意义。因此，对于地域文化研究来说，它还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其二，“相对明确而稳定的文化形态”这一表述又涉及到地域文化的时间和传统。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形态，而任何一种形态都是一定时间段中累积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地域”又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因此，地域文化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在物质层面上，地域文化主要是指一地特有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生物等自然要素；在精神层面上，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是文化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质。

一、地域文化特征与史学思想

所谓地域文化,也就是以自然环境和地形地貌为标志所形成的特色文化,这种地域文化十分明显地制约和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维习惯。地域文化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在物质层面上,地域文化主要是指一地特有的地理位置、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矿藏、生物等自然要素。这些要素交互作用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综合体,构成了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在精神层面上,地域文化是指一个地域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系统,西方学者卡迪纳(A. Kargdiner)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以不同的生活目的和价值为其特点,现代西方人的“基本人格”在四千至五千年的整个历史时期保存下来,极少变化,并通过儿童的教养一代代复制下去。它是文化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质,是一个地域筛选文化因素并对这些因素加上自己独自的形式和解释的心理态度。一个地域的文化就是这样在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双重作用下,潜移默化地推动当地的历史进程、塑造当地文化创造的各个方面。

(一)地理环境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地理环境是人类创造历史的背景和舞台,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地的自然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一地区的文化特点与发展进程。

西方学者对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的关系这一问题,有丰富论述,古希腊哲学家希波格拉底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 and 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提出:北方寒冷地区各民族性格特征为精力充沛、富于热忱,但大都拙于技巧而缺少理解;亚洲气候炎热,各民族性格特点多擅于机巧,深于理解,但性格懦弱,热忱不足,故常屈从于人而为臣民,甚至沦为奴隶;希腊在地理位置上因为处于两大陆之间,其民族性格也兼有两者的品质。他们既有热忱,也有理智,精力充沛,所以自主性强,其国家政治得到高度发展,其民族特点适宜统治其他民族,等等。^①

到了近代,欧洲的思想家们大大发展了环境和历史之间关系的理论。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提出: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政体。“居

^① 转引于海山:《关于人地关系实质问题的主要理论》,《地理》2001年第5期,第2-5页。

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政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有二者混合的政体。”他还认为，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面貌、命运。“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①

德国大思想家黑格尔认为：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了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把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划分为三种情况：“一、生长在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二、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过的地方；三、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至于各种地区的人民，黑格尔说：“在这些高地上的居民中，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因此他们当中就显示出好客和劫掠的两个极端。……在这些区域里（注：指平原流域）发生了伟大的王国，并且开始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和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②

中国古代学者也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地理环境对于地域文化的影响，并做出这方面的论述。首先，从远古时代就开始了地域的划分。例如《尚书》卷六《夏书·禹贡》中就有关于“九州”的划分与记载，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之后《尔雅·释地》、《周礼·职方》、《吕氏春秋·有始览》诸书中都有相关的记载，除《夏书·禹贡》九州外，尚有幽州、营州、并州的等名目，以成九州之数，州界亦有不同。《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云：“天下分绝，为十二州。”中国古代的地域分界是研究地域文化与史学思想时进行区域划分的基本依据。

中国古代典籍里对于山川水土与民风民俗、人类情感之间的联系也多有论述，例如《国语·鲁语（下）》曰：“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义，劳也。”《礼记·王制》说：“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版，第279-283页。

^②（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93-95页。

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左传·僖公十五年》云：“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云：“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何者？水土异也。”《管子·水地》云：“夫今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重浊而泊，故其民愚疾而垢……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沈滞而杂，故其民愚赣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间易而好正”。《文心雕龙·物色》讲到山川与情感的关系时认为：“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以江山之助乎！”“虽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根据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古今中外，均有大量文献记载了地理环境对各地文化面貌的不同产生的影响，并形成较为系统地论述。新中国建立后，学术界曾经批判过“地理环境决定论”。诚然，不能把地域文化一切变化的原因都归结为单纯的地理因素，但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否定地理环境的影响，显然也是片面的。应当承认，地理环境在地域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古代社会，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情况下，地理环境的力量就显得更为突出。

（二）文化传统对地域文化的影响

与地理环境的因素一样，一地的文化传统、文化积淀也对地域文化有着很大甚至更为重要的影响。某地特定的地域风貌、气候水土——即自然地理，影响着该地政治、经济、风俗等人文环境的发展；这种人文环境再经过长期的历史文化发展、演变和积淀，会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并以一种稳定的状态存在下来，这一文化传统又会影响着一定地理空间范围内各种文化因素的形成演化，并进而渗透和影响到学术文化的发展。

例如《左传》卷九《襄公二十九年》的记载，就是通过对各地音乐风貌的评述，描述了各个不同文化面貌的地域，具有不同类型的音乐：

“吴公子札来聘，见叔孙穆子，说之。谓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择人。吾闻‘君子务在择人’。吾子为鲁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举，何以堪之？祸必及子！请观于周乐。”使公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尤未也。然勤而不怨矣。”为

之歌《鄘》、《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魏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为之歌《王》，曰：“思而不惧，其周之东乎？”为之歌《郑》，曰：“美哉！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为之歌《秦》，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为之歌《魏》，曰：“美哉！泱泱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由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为之歌《大雅》，曰：“广哉！熙熙乎！曲而有直体，其文王之德乎？”为之歌《颂》，曰：“至矣哉！直而不倨，迳而不逼，远而不携，迁而不淫，复而不厌，哀而不愁，乐而不荒，用而不匮，广而不宣，施而不费，取而不贪，处而不底，行而不流，五声和，八风平，节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

《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的记载，更被视为描述地域文化的经典记录：

“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言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中和，然后王教成也。”^①

“其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风》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②

“其民有先王遗教，君子深思，小人简陋。故《唐》诗《蟋蟀》、《山枢》、《葛声》之片曰：‘今我不乐，日月其迈。’；‘宛其死矣，它是偷。’；‘百岁之后，归于其居’。皆思奢简之中，念死生之虑。吴

^①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一六四〇页。

^②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一六四二页。

礼闻《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①

综上所述，中外的众多思想家与史学家，都已从不同角度和程度上发现、指出了地域文化对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虽然这些理论中有不合理的成分，但是也有很多观点是可取的，有助于促进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

程千帆在《文论十笺》中提出：中国文学之方輿色彩，细析之有先天后天的差异：先天者，原乎自然地理；后天者，原乎人文地理——前者为其根本，后者尤多蕃变，盖虽山川风气为其大齐，而政教习俗时有熏染；山川终古若是，而政教与日俱新。他认为文学的地域色彩的形，是先天因素——地理环境，与后天因素——文化传统这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观点之于史学思想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也是适用的，史学作为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门科学，与由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共同组成的地域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就一切艺术而言，如果说特定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下形成的地域文化特征直接影响着艺术家的审美倾向和艺术张力，那么地域文化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历史学家的史学思想，可以说，任何一位史学家，任何时期的史学成就的取得，都不可避免的打上地域文化的深深烙印。

关中地区具有十分优越的地理位置，它位于中国地形大势第二阶梯黄土高原的东南部，雄居黄河中游，对下游各地形成居高临下之势。古人云，“自古帝王者必居上游”，就是说国都要起到高屋建瓴的作用。杜佑《通典·州郡典》云：“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故“秦川自古帝王都”。另外，关中处于我国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几大地区的交界之地，位置十分重要。它西北通戎狄，西南连巴蜀，东北接三晋，东南达荆楚。关中外有四塞之固，内有秦川、泾、渭之利，还有“户杜竹林，南山檀栢，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始皇之初，郑国穿渠，引泾水溉田，沃野千里，民以富饶。”^②而且关中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太华、终南之雄奇俏丽、阿房、未央之巍峨宏大，使生于斯长于斯的士人耳濡目染，熏习陶化，易使人产生开阔的胸襟，豪放的性格，对士人的思想产生潜移默化、不可抗拒的影响。元代郝经解释司马迁文章风格的时候说：“昔人谓汉太史迁之文，所以奇、所以深，所以雄雅健绝，超丽疏越者，非区区与文字之间而已也。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

^①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八页。

^②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二页。

阳，南浮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将业齐鲁之都，过梁楚，西使巴蜀，略邛、笮、昆明，还于河洛，能尽天下之大观，以助其气，然后吐而为辞，比而为书。”^①这与刘勰、王勃所说的“江山之助”同一思致，一语道出山川形胜对人性人情的濡染浸润，自然的神秘灵异对人的创作灵感的感召与启迪这一文化现象。

本文试图检视秦汉关中地域文化，通过对已取得的研究成果的评价定位，提出关中地域文化的范畴，描述其历史走向。在此基础上，重新整合关中地域文化的逻辑框架与理论内涵，以期对受地域文化影响的秦汉关中东学思想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同时，在学理上对此地域文化的价值重估，也是复兴关中文化必要的知识前提。

^① 郝经：《内游》，引自《宋金元文论选》，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80页。

二、关中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

关中文化源远流长，西周礼乐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的确立，标志着关中文化的第一次胜利；而秦汉的相继崛起，则是关中地域文化的第二次高潮。关中文化数千年来一脉相承，绵历不断。其内容博大精深，历时愈久而光辉愈显。想要沿波讨源，分析关中地域文化的主要特征，实非易事。因此只能择其荦荦大端，简单归纳阐释如下：

（一）关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

关中地域虽被诸关环卫，但实扼西北、西南与中原之户枢，同时又是古代欧亚大走廊上的重要孔道，五方杂厝，胡汉混血，这种自然地理与文化地理特征，使关中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易场，因此，就文化形态而言，关中文化属于杂文化。故关中士人多具开放胸怀，较少排斥异质文化因素，而是以兼容并蓄的形式，广泛吸收各地域各民族的优秀成果来丰富壮大自己，关中文化具有包容性极强的特点。秦汉时期，关中地域文化的包容性体现在以下方面：

1、五方杂厝，民族融合

先秦时期，关中为羌人所居，周和秦的族源均来自羌系。传说中的周人祖先姜嫄，据考古学家论定是为羌族一支，而从考古的器物、葬式亦证明了周人与羌人之间的联系。^①居住在关中东部的大荔戎、中部的骠戎明确属于西羌。

春秋中原各地之戎被肃清之后，而“是时义渠、大荔最强，筑城数十，皆自称王。”“至周贞王余年，秦厉公灭大荔，取其地”。^②昭王时，秦终于灭义渠戎，北却众狄，“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③由此可见，在先秦时期，关中地区从文化上，是受羌族文化严重影响的华夏文明。

及“秦兼并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戎，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④东汉初年，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后悉归降，徙置天水、陇西、扶风三郡”^⑤其中扶风郡位于关中西部，这是羌人首次大规模迁入关中。永平元年，窦固等在西部水击败羌人首领滇吾，“降众七千”，也被安置

^①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七篇《论先周文化》，文物出版社，1980年，参见其中关于古代“西戎”和“羌”、“胡”考古文化归属问题的探讨。

^②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八七三页。

^③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八七四页。

^④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八七六页。

^⑤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八七八页。

在关中地区，羌人进一步分布在关中全境。迁居到关中的羌人，被发右衽，与汉人杂处。

先秦以降，关中境内各部族均系外区迁入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先后进入关中境内的民族多融入汉族中。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关中成为东、西方联系的通道，和农耕区与游牧区的接触地带，不仅成为各民族相继占领的地区，而且也是各民族不断融合的地区，这一时期的关中形成了“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文化风格。

2、移民入居，游侠风盛

西汉王朝建都关中，与此同时，采取刘敬实关中的政策，自汉初直至宣帝时期，持续迁徙六国贵族、二千石高官，及商人、豪杰于各陵县，据葛剑雄先生研究，西汉一代从关东迁往关中的人口累计近 30 万，至西汉末年关中的关东移民后裔已有 120 余万人，几乎占当时关中人口的一半。^①这些移民无论在经济、文化还是数量上都占有较大的优势，使关中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这种背景下，关中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急剧的变化，随着大量关东移民的入居，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聚集了大批侠客豪杰，仅《汉书·游侠传》中记载的就有郭解、楼护、陈遵等人。西汉时期，游侠主要集中在京师与陵县地区，尤其以关中地区最为炽盛，“街闾各有豪侠”^②这些侠客豪杰能量极大：“通奸结党，挟养奸轨，上干王法，下乱吏治，并兼役使、侵渔小民，为百姓豺狼”，形成了一股与封建势力相抗衡的势力，“布衣游侠剧孟、郭解之徒驰骛于闾阎，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众庶荣其名迹，覲而慕之。”^③在关中地区形成风气。强悍的游侠之风不仅盛行于长安暨陵县地区，而且使关中其他地区也颇多沾染，如左冯翊的频阳，“当上郡，西河，为数郡凑，多盗贼。”^④游侠之风的盛行，甚至改变了关中原有尊礼守法的民风，使三辅“易为盗贼，常为天下剧。”^⑤

3、重商风尚，日渐兴起

^①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0页。

^② 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七〇五页。

^③ 班固：《汉书》卷九十二《游侠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六九八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十三《薛宣朱博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三八九页。

^⑤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二页。

秦汉时期关中以自然条件为基础，以经济形式为依托的社会风尚，至西汉时期起开始发生变化。首先，关中原本就“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①交通便利，发展商业有极大的优势。战国时期，关中的商业活动就很兴盛，“秦文、德、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成为交通南北的商品中转地，史念海先生也认为，秦国之所以选择都雍，就是因为雍是陇坻、散关两条道路的交汇点，交通便利，商业发达。^②

西汉王朝建立以后，长期的社会稳定使国内商业有了发展的余地。《史记·货殖列传》中云：“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杰诸侯强族于京师。”^③而关中因是国都所在，得风气之先，商业发展更为充分，“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辏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④商业的勃兴，使关中地区兴起了许多巨富大贾，仅《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的关中豪富，就有无盐氏、田蚡、田兰、韦氏、栗氏、安陵杜氏、杜县杜氏，皆巨万家产。

这些商人凭其巨额财富，社会地位较高。《史记·货殖列传》分析了这一现象，其曰：“今有无秩禄之奉，爵邑之入，而乐与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则二十万，而更徭租赋出其中。”^⑤

商人生活骄奢淫逸，“衣食之欲，恣所好美。”，“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绂”^⑥普遍受到人们的倾慕。此外，其因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⑦势倾权贵。尤其“富商大贾或躡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民邑，封君皆低首仰给。”^⑧享有实际上较高的政治地位，冲击了“士农工商”的封建等级，更令深受封建等级压制的平民百姓仰慕，其起家方式自然会为终日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所效仿。

^① 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〇四四页。

^② 史念海：《河山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六二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七二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六一页。

^⑥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三二页。

^⑦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三二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四二五页。

几乎与此同时，商人奢华的生活方式，也逐渐由社会上层传播至社会各阶层。武帝之初，“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於奢侈，室庐车服僭上亡限。”^① 所中亦云：“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弋猎博戏。”^②奢靡风尚仅限于上层社会，西汉中期以后，这种奢靡风尚逐渐由社会上层传播至社会各阶层，“列侯贵人，车服僭上，众庶仿效，羞不相及”，关中民风由俭啬变为“嫁娶尤崇侈靡，送死过度。”^③至成帝时，“天下亡兵戈之事，号为安乐，然俗奢侈，不以蓄聚为意。”^④甚至一些政策法规的实施，也加速了关中风气的转变：告缗法施行后，“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抵破，民愉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⑤观念的改变，使从事农业的人口相对减少，这样的社会现实，使人们的观念与思想发生明显的变化，“士农工商”的等级不再森严，重视商业的风气日渐兴起。

4、学术繁荣，各家兼备

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学术流派基本上继承了战国以来的传统，虽在汉武帝时曾推行“独尊儒术”的政策，但是各种学术流派的思想仍在流传。西汉关中地区的学术文化基本上代表了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潮流：表现为以儒学为主、各种学说兼备的特征。以西汉关中地区所出书籍为例，可明显看出这种特征：

西汉时期关中境内书籍分布表^⑥

州 名 郡 名		司 隶			总计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六艺略	六经 论语 孝经	12	2	1	15
	小学 尔雅			2	2
诸子略	儒家	5	1		6
	道家	3			3
	墨 法 名 杂 纵横	5		1	6
	诗赋略	9	3	3	15
	兵书略 数术略 方技略	4	1		5
小 计		38	7	7	52

根据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中，关于关中地区西汉时期所出书

^①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三六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七一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三页。

^④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四二页。

^⑤ 班固：《汉书》卷二十四《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一七〇页。

^⑥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籍种类及数量的统计,可明显看出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学术构成以儒学为主、各种学说兼备的特点:首先,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共出六艺略书籍 17 部,加上儒家类的 6 种,共 23 种,占关中地区所出书总数的 44.2%,是关中地区所著书籍的主要部分。西汉时期,关中地区无论是太学博士、私家教授,还是传承家学,均以经学为主。博士在太学传授自不必说,他们还多收授私家弟子。吴章、刘歆、后仓均以传授五经为业。在《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在关中讲学的学者大多是在传授经学,因此,经学是这一时期关中地区的学术主流。

其次,关中地区作为当时的文化中心之一,又体现出学术繁荣,各家兼备的特点。从《汉晋文化地理》所统计的书籍类型与数量来看,西汉时期关中地区出道家书籍三部、墨、法、名、杂、纵横家的书籍六部、诗赋略书籍十五部、兵书略、数术略与方技略书籍六部,从中可以看出,关中地区诸子略类的书籍分布全面,说明这一时期各种学说在关中地区都有流传。现将各家学说的流传情况简要介绍如下:

法家学说:杜陵人张汤,少时专学《书狱》,即法家律令,武帝时曾与扶风人赵禹“共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①可知,关中地区仍有人承袭秦地法家的学术传统。

史家学说:夏阳太史公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先后撰《史记》130 卷,开我国纪传体史书之先河,成为史家之典范。成帝时,长安冯商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②可知,关中地区也有史学研究的传统。

黄老之学:在西汉时亦为显学之一。武帝祖母窦太后崇尚黄老之学,士大夫们也多以习黄老为尚。宗室刘德为刘向之父,史称其“修黄老之术,有智略”^③。在民间亦有传习黄老之学的,《后汉书·耿滄传》中记载滄父耿况曾经“与王莽从弟仍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这表明直至西汉末年,关中还有老黄学说的传习。那么此前,黄老更是关中学者研习的重要学说之一。

小学:因汉儒以章句来讲经,故以训诂为主的小学自然伴随着经学的兴盛而得到发展。茂陵人杜林,被后人推崇为小学创始人。史载杜林“正文字过于邳、竦。”^④邳即其父杜邳、竦是杜林表叔张竦,此二人均精于训诂。由此而知,

^①班固:《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六三八页。

^②班固:《汉书》卷五十九《张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六五七页。

^③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九二七页。

^④班固:《汉书》卷八十五《谷永杜邳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四七九页。

小学研究在茂陵杜氏与张氏家族中已演为传统。

此外，也有许多学者偏好其他学说。如平陵李寻虽治《尚书》，然又“独好洪范、灾异，又学天文、月令、阴阳。”^①长安刘歆于“诸子、诗赋、算术、方技，无所不究。”^②不仅对经学有深入研究，更是一代通人。

由上述内容可知，关中地区学术活动是以经学研究为主，不偏废诸子百家，具有包容性极强的特点。在关中地域文化与秦汉时期具体的社会环境影响下，产生了相应的史学思想，既体现出关中地域文化包容性极强的特点，又处处反映着当时的社会现实。

（二）关中地域文化的原创性

作为一种典型的农耕文化，关中文化具有和平稳健、安土重迁的一面，但因为关中同时又居于农耕区的边缘，使关中地区不仅是农耕定居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冲突的对峙线，又是不同文明交流的会聚线。^③杂居地区中民性高上气力，勇武果敢，与胡人的长期交往与冲突，使关中土著渐染勇武，面对不断迁徙南侵的游牧部落，亦须以积极进取的姿态来处置。早在公刘之后九世，迫于狄人的逼侵，古公亶父率周人“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④。周人不断迁徙流动、开拓进取的精神可见一斑；在此之后，秦人的向东扩张，也是依靠赳赳武夫、横扫六合，包举宇内。如秦时修筑长城的蒙恬，穷且益坚、老当益壮的马援，汉代流行的“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之说，刻石燕然、纪汉德威的窦宪及文士班固，出使西域的张骞、班超、班勇等，都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关中以鞍马骑射、征战进取为生涯的特点。关中文化包容博大、善于吸收异质文化与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特点相反相成，共同铸就了关中文化的辉煌篇章。

关中之地开化极早，积淀深厚，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关中境内发现的公王岭蓝田猿人、大荔猿人化石，说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第一个组织形态——血缘家族阶段。考古学界根据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达汉水中上游，西抵甘肃、青海东部，东达豫东的上千处仰韶文化遗址得出陕西渭河流域

^① 班固：《汉书》卷七十五《李寻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一七九页。

^②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九六七页。

^③ 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3—390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一四页。

本是仰韶文化中心的结论。^①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相当于河南和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但是又有独自的文化特征，这种文化遗存普遍分布于渭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又被称为“陕西龙山文化”。^②徐旭生将传说时期的人群分为华夏、东夷、和苗蛮三大集团，华夏集团包括两个“大亚族”，即姬姓的黄帝系和姜姓的炎帝系，这两支人群的最初居住地都在关中地区，后来逐渐向东迁徙和扩张，以致到达华北的东部。李学勤先生根据考古及文献等多重证据，将东周时代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其中之一便是秦文化圈，可见关中地域对于华夏民族的发祥意义重大，且很早就独具特色，自成区系。

周人是活动在关中的一个古老的部落，《诗·大雅·生民》说周的始祖弃“即有邰家室”，证明周人最早的活动地区是在邰（今陕西武功境内）。从后稷开始，周人已告别母系氏族制度，亲属关系按男系计算，说明此时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了公刘时，周人由邰迁到了豳（今陕西省旬邑西南），公刘之后九世，古公亶父率周人“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③周为国号，亦从此开始，嗣后，文王受命，武王克商，周公摄政，周家从此成为天下共主，丰镐所在之关中便成为天下政治文化的中心。自西周起，先后有12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

周人对夏商等前代文化能因革损益，所谓“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④并且开拓创新，由此形成周人的文明，周人注意礼乐教化，三代以来的传统在此时得到极高程度的理论提升，呈现高度系统化，为中华民族成为礼仪之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周礼乐制度的核心是强调人文化成。《礼记·表記》中说“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⑤《史记·高祖本纪》赞语也说殷以敬，周以文。周公制礼作乐强调德治，认为天命不常，只有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才能做到以德配天。这种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倡导以德治人，反对刑罚暴虐，上提为人文化成的理念，成为后世儒学的思想库。

中华民族立国的许多礼仪制度、人伦道德，乃至建筑规则等，皆肇始于西周。“西周文化所造就的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是后来儒学思想得以产生的源泉

^① 黄新亚：《华夏文化面面观——陕西考古成就巡礼》，《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② 陕西省考古学会编：《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一四页。

^④ 《论语·八佾》，见刘宝楠《论语正义》卷三，中华书局点校本上册，第一〇三页。

^⑤ 《礼记训纂》卷二三，中华书局点校本，1998年，第792页。

和基体。”^①汉代关中地区则“世家则好礼文。”^②说明西周旧俗仍然传承不辍，并在时代重儒业文治的氛围中，形成了关中经学世家，涌现出马融、贾逵、赵岐、杨震等一批经学大师，为两汉特别是东汉学术思想的繁荣做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贡献。秦汉之际，更是在政治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国家自然经济模式、开创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经济上基本形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模式：以农为本，重农抑商；文化上确立了以儒家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这种文化理念为后世抱有淑世宏愿的士人提供了思想资源，植养为笃行实践的功夫，不断放射出光辉。周人的重农精神、宗法制度，秦代的郡县制，汉代的博士制度，司马迁《史记》之于史书体例，都在中华文化史上具有原初性和开创性的意义、许多理论成果成为民族文化的发展路径和思维模式。因此，称关中文化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应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

（三）关中地域文化的践履性

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一地的人文精神，必然以该地的自然地理特征为依傍，关中平原广阔的农耕环境，使得该地人民以农业为经济基础，人与土地的稳定关系形成该地居民内敛务实的性格特征。关中地域文化不仅是抽象的学理教条，而且具有可以笃行实践的品格。既需要内在的体验与直接认同，又需要切实的投入与实际的应用。

周族的始祖弃的神奇诞生，并以其卓越的才能担任华夏部落联盟中掌管农业的官员，所以周人将其世代农耕神化为一种天赋的德性。加之周人所生活的泾水、渭水流域，汇注黄河时形成冲积平原，是发展农业的优良环境，周人获此天赐德基，世代以农耕自重：“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殖五谷，地重，重为邪。”^③农桑为立国之本，农耕文化又易薰习成一种优良的传统与品德，其所收获的都是自然的产物，因此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农耕民族与其耕地相连系，胶着而不能移，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祖宗子孙世代坟墓安于斯。故彼之心中不求空间之扩张，惟望时间之绵延。绝不想人生有无限向前之一境，而认为当体具足，循

^①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二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六一页。

环不已。”^①所以，农耕文化易形成自给自足的和平性格，与游牧文化、商业文化的扩张心理不同。

秦汉时期的关中医家敏感地意识到这一特点，如班固曰：“其民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穡，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②

司马迁、班固均指出关中居民以农业为本、世代农耕的生活特点。早作农业的经济方式最易形成敦实稳重、质朴务实的人文精神；土壤可以周而复始的反复使用，气候非人力所能决定，除了踏实与勤奋的耕耘，经年累积的农耕经验是唯一可以世代相传的宝贵财富。

与此同时，由于及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关中在我国军事地理位置上也有重要的地位。众多古代统治者都选择定都于此，盘踞关中，可以东出潼关，逐鹿中原，称霸天下；向南控制秦岭和长江上游。如何经邦治国、建立功业是历代生活在这里的统治者们的共同追求。周灭商之初，统治者已经开始运用历史知识指导现实的政治行为。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非常重视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之功。“秦在统一思想的斗争中，对史籍有毁有保，毁的是‘师古派’盗古害今的思想渊藪，保的是维护秦统治的精神武器，毁与保都是为现实服务的。”^③经过农民起义洗礼而建立的西汉王朝，为稳定社会，统治者采取举贤良对策，鼓励士人指陈朝廷政治的缺失。两汉时期的关中人士或治经、或著史，但都表现出对社会政治的关怀。关中地域文化对于宇宙本体的认识多从天人关系、主客统一的关系中把握，例如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贯穿着对自然奥秘的探求，但此种探索的终极目的仍然落实到对人生的关怀上。所以，在这种极为浓厚的“殷鉴资治”的政治氛围中，关中文化必然以“经世致用”的实用性和践履性为主流和根基。

关中文化这一特点在秦汉社会中最直接的反映就是秦汉关中士人热情的淑世情怀与用世热心，表现为他们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经世致用的事功精神。从春秋战国以来，历史不停地变动，先是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继之出现七国争雄，随后秦灭六国，国家一统。但是秦赫赫帝国，二世而亡。此后楚汉相争，结果高祖建汉，又经几代经营，至武帝时，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才算建立起来。秦汉时

^①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页。

^②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四二页。

^③ 夏子贤：《秦代史学钩沉》，《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代是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时代，汉初的史学家们经历了这样的历史巨变，又身处于具有浓厚的经世致用的文化传统的关中地区，于是他们自觉地以中国士人特有的历史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担当起总结前代之失、为新兴的汉政权提供政治决策参考的重任。陆贾、贾谊、晁错等一批继承战国诸子传统的史论家应运而生，他们以兼采诸子之学的广博胸怀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经验教训，为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他们身上展现着关中文化经世致用、崇尚践履性和实用性的风采。

(四) 关中地域文化的示范性

关中地域文化本来是对区域性、地方性文化模式的建构，但是因为关中乃上善之地，丰、镐、咸阳、长安历代为都，所以秦雍三辅一代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文化时尚往往为全国所瞩目，京城名士风度或贵族好尚都会影响主流文化，又因商贾和官员的播迁流动而传布于四方，为边远地区竞相效仿。到秦汉时期，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文化上，关中地域文化的示范性都表现的更为突出：一方面，政府刻意经营，民众齐心协力，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关中地区，拥有自身特有的地域特征和文化特质；另一方面，作为秦汉都城所在地，其地域文化往往为全国所瞩目，并以主流文化的姿态成为全国乃至整个亚洲文化的示范区。秦汉时代选择和铸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主干。“秦汉时期封建关系的成长，使得在广大地域上生活的语言接近的居民，在经济生活上更加靠拢了，民族意识也在增长。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汉族形成了。”^①秦统一中国，一套完整的封建制度全面的建立起来，规定了此后数千年中国封建政治的发展模式；两汉时期，以关中为核心的文化区域，在全国独占鳌头。秦汉时期关中地域文化的先进与示范性体现在经济与学术分布两方面。

首先，关中地区拥有领先于全国的经济。冀朝鼎先生在1934年最早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按照他的解释，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根据地理与经济因素，可以分为不同的地理区划，而对企图征服或维系其对全国统治的统治者来说，不同的区划具有不同的重要性，“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时期，有一些地区总是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地重视。这种受到特殊重视的地区，是在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这种地区就是统治者想要建立和维护的

^①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56页。

所谓‘基本经济区’”^①关中地区就是秦汉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即是依靠这一地的物资保障，秦汉王朝才得以统一天下并维持这种统治。

战国至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无论是自然环境条件还是气候条件都要比现在优越，当时的关中平原，不仅“河湖纵横，水网密布”^②，拥有丰富的水资源和便利的灌溉条件，还有比现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据研究，“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的多”，“到了秦朝和西汉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秦及西汉时，平均气温较现今大约高1.5℃左右。^③直到西汉时期关中地区还生长着繁茂的竹林。《汉书·地理志》说，当时关中以竹林与其他资源之富足，“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汉书·东方朔传》说，时人曾以关中有“竹箭之饶”而称之为“天下‘陆海’之地”。有这种优越的条件为基础，到秦穆公统治的时代，秦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东方的一些农业发达的诸侯国。一些水利工程的修建，更为秦国充分利用环境发展经济插上了双翼。郑国渠的修建对关中平原农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借助于关中地区优越的自然环境条件，秦国取得了其他诸侯国无可比拟的经济优势，最终在战争中，以横扫六合之势完成了统一大业。同样，汉朝的创始者刘邦也是依靠对关中的控制，才得以最终战胜竞争对手项羽。

楚汉战争期间，刘邦令萧何经营关中，为汉军提供了稳定而丰富的供应，对此，时人曾经评论说：“大汉与楚相守荥阳数年，军无见粮。萧何转漕关中，给食不乏。陛下虽数亡山东，萧何常全关中侍陛下，此万世功也。”^④关中是秦和西汉两个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自秦至西汉初年，中央政府都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不仅在经济发展政策上给予比较大的倾斜，还实行移民关中的办法，来增加关中的人口和经济实力。尤其是，秦汉政府在当地大兴水利，继郑国渠之后，先后开凿的重要水渠有白渠、龙首渠、六辅渠等等，灌溉农业，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民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

^① 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8页。

^② 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③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的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④ 班固：《汉书》卷三十九《萧何曹参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〇〇九页。

之口。’言此两渠饶也。”^①此外，关中的矿业、林业及渔业资源也十分丰富。

关中的城市商业与手工业也是相当发达。雍、栌阳、咸阳与长安是关中最繁华的城市。其中长安城，据史念海先生研究，周围60里，不仅拥有9个用于商品交易的市场，还有一个专门供外国商人居住的地方，这里经营的商品“从日常生活起居饮食所需要的东西无所不有。”^②又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都有铁官；京兆尹的船司空本是驻船之官，后以为县名。可见关中冶铁业、造船业都有一定的规模。经两汉之际的社会大动乱的破坏，关中经济一度残破，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恢复之后，关中依然具有不可忽视的经济地位。

其次，秦汉时期关中地区的文化也在全国独占鳌头。探讨一地学术文化的地域特征，将定量描述与定性分析相结合，才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下文以陕西境内土著士人的分布、所出书籍、陕西境内产生的五经博士在各地区的对比为例，来探讨关中地域文化的先进性与示范性。

根据谭其骧先生《秦郡新考》^③秦代关中地区为内史所在。楚汉之际，关中分属雍、塞两国。至西汉一代，关中地区政区的演变大致如下表所示^④：

秦内史	雍国	中地郡	内史	右内史	右扶风
		渭南郡		京兆尹	
	塞国	河上郡		左内史	左冯翊

东汉几乎完全沿袭西汉制度，关中仍为三辅，并辖有西汉时期曾属弘农郡的丹水上游地区。

^①班固：《汉书》卷二十九《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六八五页。

^②史念海：《河山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0页。

^③参见谭其骧：《长水集》上，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④参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西汉陕西土著土人分布表^①

郡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汉中郡		西河郡	总计	
	长安	杜陵	华阴	重泉	云阳	莲勺	频阳	谷口	龙门	长陵	茂陵	平陵	安陵	成固			
人数	13	20	2	1	1	1	1	1	2	1	5	17	1	2	1	2	71
小计	35			7					24				3		2	71	

西汉陕西境内书籍分布表^②

州名		司隶			朔方		益州	总计
郡名		京兆尹	左冯翊	右扶风	上郡	西河郡	汉中郡	
六艺略	六经 论语 孝经	12	2	1				15
	小学 尔雅			2				2
诸子略	儒家	5	1					6
	道家	3						3
	墨法名杂纵横	5		1				6
	诗赋略	9	3	3				15
	兵书略 数术略 方技略	4	1				1	6
小计		38	7	7			1	53

^①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②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西汉陕西私家教授分布表^①

地区	长安	平陵	杜陵	长陵	莲勺	总计
教授人数	3	3	2	1	1	10

两汉五经博士分布表^②

时期	京兆尹		右扶风			左冯翊			汉中郡	总计
	长安	霸陵	平陵	郿	漆	长陵	莲勺	华阴	南郑	
西汉	1		8			1	1			11
东汉		1	1	1	2			2	2	9
小计	1	1	9	1	2	1	1	2	2	20

分析这四表，可以明显发现，西汉时期陕西学术文化的地域分布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学术文化高度集中在关中地区，西汉一代学术文化以三辅所在的关中地区最为兴盛；陕西共有士人 71 位，除 5 位出于汉中郡、西河郡外，其余 66 位皆出于三辅，占士人总数的 92.96%，10 位私家教授都分布在关中地区；所出的 53 部书籍中，52 部都产生于关中，占总数的 98.1%。终西汉一代，各陵县共出士人 44 位，加上京师长安的更高达 57 人，占关中地区士人总数的 87.9%，西汉五经博士，陕籍共有 11 位，只有张禹一人为左冯翊莲勺人，其余 10 位均是京师或陵县地区人士，占博士总数的 72.7%；私家教授的分布也具有相同的特点，即只有张禹一人逸出陵县地域，其余 9 位均出于京师或陵县地区，高达 90%。相对于关中地区，汉中和陕北地区的学术文化明显落后。

尽管西汉末年，关中战乱频仍，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一些士人逃离关中，远走他乡，如著名小学家杜林就曾避地河西。但战乱平定后，关中经济很快恢复，流亡人士很快返回，继续进行学术研究。从《后汉书》检得陕籍人士 94 位，而三辅地区就有 77 位，若再加上不属于三辅，但属关中地区的弘农郡华阴县的话，则共有士人 85 人，占全部的 90.4%，其中，长安及陵县地区也还是关中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因此，东汉时期，关中学术文化仍保持了继续

^①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90 页。

^② 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年，第 91 页。

发展的势头，依然是学术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①

其次，京师学术文化机构的设立，为关中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汉武帝即位后，在丞相卫绾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实施儒家文化的举措。在建元五年立五经博士，接着元朔五年，为博士官设置 50 名弟子，精选地方优秀弟子为旁听生，成为太学的首批学生。此后，太学逐年发展，至元帝时博士弟子增至千人，成帝末年更达 3000 人之多；其次，京师的石渠阁、天禄阁等藏书机构，也辟为学者讲经论议、校理秘书、著书立说的活动场所。京师这些学术机构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京师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并使三辅地区逐渐成为与齐鲁并列的又一学术文化重镇。许多学子从全国各地涌至长安就学，如汝南上蔡人翟方进，年幼时曾“辞其后母，欲西至京师受经”，^②千里迢迢至京师长安求学。后“经博士受《春秋》，积十余年，经学明习，徒众日广，诸儒称之”^③成为一代硕儒。在这种情况下，关中地区群士慕响，异人并出，如平陵人王嘉“以明经设策甲科为郎”^④后至丞相位。

一批优秀的人材在这种浓厚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并在各个方面创造出为当时和后世所敬仰的文化：文学上，西汉人创造了赋：“实际上是处在上升时期的积极有为的统治者直观创造世界的伟大业绩的产物，是对汉帝国的繁荣发展所创造出来的美的世界的再现和赞颂，洋溢着宏阔明朗的信心和力量。”^⑤艺术上，琳琅满目的壁画和画像石，融合了神话传说、历史、现实、汉人的热情、信念、力量与激情，表现出宏伟的气魄；史学上，《史记》《汉书》两部不朽之作的诞生，规模定格了中国正史的体例与内容……秦汉关中学术文化，对此后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教育、民族精神、社会风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毋庸置疑，正是如此发达的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才能诞生出秦汉时期关中地区既能处于当代最高水平，又能成为中国各代史学楷模和古代史学思想源泉的史著。

^① 参见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 班固：《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四一一页。

^③ 班固：《汉书》卷八十四《翟方进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四一一页。

^④ 班固：《汉书》卷八十六《王嘉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四八八页。

^⑤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43页。

三、秦汉关中地域文化与秦汉关中史学思想成就

关中之地水深土厚，关中文化源远流长，在这种环境中诞生的秦汉关史学思想，嘉惠史林、沾溉古今，虽然关中文化给予史学思想的影响，已如盐入水、显隐无间，但是试图从史学思想中离析出关中文化的因子，仍能明显发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相互生发的关系。在总结了关中地域文化的主要特点后，下文分四个部分论述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给予秦汉关史学思想的影响。

（一）关中文化的包容性与史学思想的兼收并蓄

如前文所述，关中地域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不但传统深厚，而且在秦汉时期有明显的表现：即五方杂厝、民族融合；移民入居，游侠风盛；重商风尚，日渐兴起；学术文化，各家兼备。地域文化这些特点反映在此期的史学思想中，就表现为以下四点：

1、进步的民族思想

司马迁的民族思想虽未超越以夏制夷的传统观念，但他比同时代的人显然有进步之处，他针对当时民族地理分布状况，将各民族纳入华夏民族文化圈，从华夏同根同种观念出发，首先承认匈奴及西南夷各民族都是炎黄子孙，作为支脉与华夏文明有渊源关系。《匈奴列传》开篇即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①匈奴与汉对立，司马迁却并没有视其为“外夷”，诚属可贵。其次，承认并尊重诸夷各自文明的独立存在。《大宛列传》司马迁借张骞之口详述西域各族奇异的风俗民情，充满赞赏口吻，如说“大宛在匈奴西南，在汉正西，去汉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馀城。”^②显然是一个已有相当农业文明程度的国家；安息则以商业文明突出：“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以银为钱，钱如其王面。”^③张骞通西域后，西域诸族物质文明及其音乐、魔术，受到内地人民的欢迎。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十《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七九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一六〇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一六二页。

班固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司马迁撰史的优良传统，比较重视民族关系。记载叙述历史从大一统意识出发，广泛记载了民族间的交往过程，重视将西汉历史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进程来加以对待，主张各民族的和睦相处。相关篇目有《匈奴传》、《西南夷南粤朝鲜传》和《西域传》。在《西南夷南粤朝鲜传》中，班固肯定了汉文帝以恩德安抚尉佗的做法，主张对夷狄应“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赞曰：“楚、粤之先，历世有士。及周态度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践亦以粤伯。秦灭诸侯，为楚尚有滇王。汉诛西南夷，独滇复宠。及东粤灭国迁众，王居股等犹为万户侯。三方之开，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发于唐蒙、司马相如，两粤起言助、买臣，朝鲜由涉何。遭世富盛，动能成功，然已勤矣。追观太宗填抚尉佗，岂古所谓‘招携以礼，怀远以德’者哉！”^①

另外，《后汉书·班彪列传》中记载的班固对待匈奴的态度，更体现出他主张民族融合、进步的民族思想。

“时，北单于遣使贡献，求欲和亲，诏问群僚。议者或以为：‘单于变诈之国，无内向之心，徒以畏汉威灵，逼惮南虏，故希望报命，以安其离叛。今若遣使，恐失南虏亲附之欢，而成北狄猜诈之计，不可。’固议曰：‘窃自惟思，汉兴以来，旷世历年，兵缠夷狄，尤事匈奴。绥御之方，其涂不一，或修文以和之，或用武以征之，或卑下以救之，或臣服而致之。虽屈申无常，所因时异，然未有拒绝弃放，不与交接者也。故自建武之世，复修旧典，数出重使，前后相继，至于其末，始乃暂绝，永平八年，复议通之。而廷争连日，异同分回，多执其难，少言其易。先帝盛德远览，瞻前顾后，遂复出使，是同前世。以此而推，未有一世阙而不修者也。今乌桓就阙，稽首译官，康居、月氏，自远而至，匈奴离析，名王来降，三方归服，不以兵危，此诚国家通于神明自然之征也。臣愚以为宜依故事，复遣使者，上可继五风、甘露致远人之会，下不失建武、永平羁縻之义。虏使再来，然后一往，既明中国主在忠信，且知盛朝礼义有

^①班固：《汉书》卷九十五《西南夷南粤朝鲜传第六十五》，中华书局，1962年，第三八六八页。

常，岂可逆诈示猜，孤其善意乎？绝之未知其利，通之不闻其害。

设后北虏稍强，能为风尘，方复求为交通，将何所及？不若因今施惠，为策近长。’”^①

可见，司马迁与班固在实际处理民族问题时，均主张民族融和，贯彻大一统的民族政策。秦汉史家试图说明黄帝是中原与周边各地区共同的祖先，把“四夷”纳入“中国”这一概念之中，倾向以和亲、遣使往来、互通贸易来处理中原政权与他们的关系。这种民族思想，既是历史与现实结合的先进表述，也是秦汉关中开放与包容性文化精髓的继承与发扬。司马迁、班固主张国家、民族统一的可贵思想，既源于其卓越的历史眼光，也是秦汉之时关中地区民族杂居、互相融合的社会现实的反映；既离不开“五方杂厝，风俗不纯”的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的影响，也是秦汉文化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在史学思想上的体现——正是关中兼容并蓄的人文精神，使他们在对待民族问题时能够在国家统一的思想线上继续延伸，将中原和周边和少数民族交往的过程详尽陈列，正是关中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包容性，使他们能够选择以一种开明的态度来记载和对待民族问题。

2、开明的平等思想

蔡尚思认为：“司马迁的《史记》：（1）把刘邦和项羽二人同列本纪，是成败平等；（2）把高祖和吕后二人同列本纪，是男女平等；（3）把孔子和鲁君等同列世家，是学政平等；（4）老韩孟荀等哲学家和医生、滑稽、日者等，在其书中同有地位，是技术平等；（5）其书有《龟策列传》，是人物平等。”^②这种平等思想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得益于秦汉时期游侠风盛、经济发达、商人地位提高、人们的观念转变等地域文化现象的出现，得益于秦汉关中文化包容性极强的特点。与以往的史书不同，司马迁在努力避免单一的精英人物史上作出了努力。《史记》不囿于政治伟人史行列，它接触了广阔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卷，明主与暴君，酷吏与循吏，崇高的人格与悲剧的英雄，货殖家与手艺人等等，他们的活动都展示了个时代的美与丑，善与恶及人际关系。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在他的笔下有一席之地，如在“屈原贾生”、“扁鹊仓公”、“循吏”、“酷吏”、“滑稽”、“游侠”

^① 范晔：《后汉书》卷四十《班彪列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三三四页。

^② 蔡尚思：《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中华书局，1940年，第78页

诸列传中的人物作为社会的组成人员，均不能与传统观念中左右国之大事的帝王将相并列，而司马迁对这些人物一一施加笔墨。

这一特点也存在于《汉书》中。《汉书》撰述的基本原则之一是“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通洽。”^①作者以恢宏的视角透视西汉社会的全貌，极大程度的勾勒出了西汉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文学、宗教、天文、历法、地理、音律、科技、民族、边防等方面，既有上层社会人士的社会生活，又有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全面清晰的展现了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汉书》的纪传、专传、类传、附传等形式，用翔实的文字、生动的史实、典型的事例，叙述了西汉时期从黄帝到后妃、公主、大臣、武将、酷吏、学者、商贾、游侠、奸佞等三百多人的史实，向我们展示了千姿百态、生动鲜活的西汉众生相。

这种超越时代的平等思想，使关中史学更加清晰、全面的反映了人类历史的精神面貌，也为后世史学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与可资借鉴的理论范式。这一特点的形成，诚然离不开史家自身卓越的史实，但若没有这一时期关中地区游侠风盛、观念转变，各个阶层均十分活跃的展现自身风采的环境的影响，没有关中地域极具包容性的文化传统的激励，这一史学思想成果恐怕也会大打折扣。

3、先进的经济思想

秦汉关中史学具有先进的经济思想，正如梁启超的盛赞：司马迁将全国分为若干个经济区域，每区域寻出其地理上的特色，举示特殊物产及特殊交通状况，以规定该区经济上之物的基件，每区域述其历史上的经过，说明其住民特殊习性之由来，以规定该区域经济上之心的基件。使即使生于两千年之后的人读到后，也能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有十分明了的印象。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明确陈述了自己作《货殖列传》的旨意：“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予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②作者首先把中国分为四大区域并列举了这些区域的物产分布，并指出这些物产“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吟诗奉生送死之具也。”^③进而载述了从春秋末年到汉初以来三十余个工商业者的生财之道，即这一历史时期工商业的发展，第一

^① 班固：《汉书》卷一百《叙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四二三五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三一九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五四页。

次将人们的经济活动载入史册。司马迁认为工农商虞的社会分工都是人民的衣食之源，要使国家富强，必须工农商虞并重，广开生产之源。他引《周书》云：“《周书》云‘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财匱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源。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①

司马迁在考察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因时，还初步认识到了经济与物质利益的巨大作用。《货殖列传》论述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袖，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②在这里，社会各阶层人的各种活动均被视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重农抑商的时代，司马迁肯定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作用，是高于时代的杰出远见。也正是秦汉关中地区重商风尚兴起、士农工商等级观念松动、商业发达的文化现象在史学思想中的体现。

4、丰富的学术思想

秦汉史学丰富的学术思想首先表现在：史家在评价百家学术时，不偏居一隅，以宽容、扬弃、变通、联系的思想方法，博采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继承、整合、吸取各派学术之长。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经学思想的继承与吸收。任何一种学术都有自己赖以生长发育的文化渊源，且同一文化渊源滋生的不同学术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性状相近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生活在儒学开始走上独尊时代的史者和思想家，他们崇拜孔子，服膺董仲舒，表现出了与汉代经学之士十分接近的文化价值取向，有着与汉代经学家大致相同的文化学术渊源。因此，秦汉史学思想明显的吸收了经学一些理论与影响。

一是天人政治观的影响。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政治学说在汉代今文经学的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五五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七一页。

思想理论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学说主要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君权神授。“天”处于最高地位，由“天”指派天子统理万民，这是亘古不变之“道”。董仲舒所谓“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①，讲的就是这层意思。二是灾异谴告。当君主的个人行为或颁行的政令引起社会不满，即将引发政治动乱时，“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如果说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为了赋予君主以绝对权威，那么灾异谴告的观点则是试图在不损害君主绝对权威的前提下，通过心理和道德压力约束君权。两者是相互支撑、缺一不可的。

翻检《史记》可以清楚地发现，上述观念对司马迁的影响十分明显。在《天官书》中，司马迁不但描写了天人交感的种种事例，以此为今文经学的“天人感应”学说提供历史依据，而且明确地总结说：“此其荦荦大者。若至委曲小变，不可胜道。由是观之，未有不先形见而应随之者也。”^②概括起来说，司马迁在政治领域的天人感应观同样表现在君权神授和灾异谴告这两个方面。这主要体现在灾异谴告《史记》中多有言及，司马迁从天人感应的观念出发，认为灾异的隐现主要取决于人为。为此，他认为：“国之将兴，必有祲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国之将亡，贤人隐，乱臣贵。”^③

其次是经学历史观的影响。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今文经学把人类社会的历史看做一部“道”的演进史，王朝更迭不过是“道”的外在形式的简单循环，是“三正”、“三统”的依次交替。这种历史观着重强调君主专制政治的原则，即所谓的“道”将万世一系，亘古长存。为了确保君主专制的政治原则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董仲舒还创造性地提出了“有道伐无道”的理论见解，从而为易姓更王的历史必然性和汉承秦祚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依据。这就是董仲舒所说的“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司马迁明显受到这种经学历史观的影响。在《史记》中，司马迁把黄帝以来的华夏民族发展演变的历史完全解释为“有道伐无道”的历史。司马迁认为，黄帝“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④；夏末“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汤修德，诸侯皆归汤”^⑤；夏亡“汤乃改正朔，

^①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五一九页。

^②司马迁：《史记》卷二十七《天官书》，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三四九页。

^③司马迁：《史记》卷五十《楚元王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九九〇页。

^④司马迁：《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六页。

^⑤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八八页。

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①；殷季纣无道，周武王“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②；周幽王政治无道，中国从此陷入春秋战国这一群雄并起的纷争时代。随后，秦代周而兴，始皇嬴政以受命天子自居，居水德，“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③由于秦承周弊不知变更，很快被天所弃，继之而起的是陈涉首难，项、刘起兵，最终由刘邦建立汉祚，完成了最新一轮的“更受命”。

除了受到经学思想的影响，秦汉史学思想对众多学说均有吸收运用，例如司马迁每每征引儒家孔子言论来表明自己对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史记·酷吏列传》序中引《论语·为政》“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④《史记·万石张叔列传》载：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其万石、建陵、张叔之位邪？……”^⑤另外，司马迁也常常引用道家、法家等言论评点历史事件和人物，如《伯夷列传》：“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语出《老子》七十九章；《田单列传》：“兵以正合，以奇胜”，语出《老子》五十七章；在《史记·管晏列传》和《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两次征引法家管子的理论：“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在对待学术问题时，班固同样倾向于兼采众长，“今异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弊短，合其要之材而已。”^⑥……“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同万方之略矣。”^⑦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十志”的撰写中。“十志”是《汉书》的重大成就之一，体现了作者丰富的社会、自然、人文知识。《汉书》“十志”以《史记》“八书”为蓝本，改“书”为“志”撰成。新创《刑法志》、《五行志》、《地理志》和《艺文志》四篇。《刑法志》以详今略古的方式叙述了自古到汉的刑法制度及其演变的情况；《地理志》详述了古今地理沿革和西汉行政区划、户籍人口、风土人情和各地物产分布；《五行志》详细记载了自古以来天象与人事的参验情况，虽有迷信成分，但包含了不少关于科技、自然方面的知识；《艺文志》据刘歆《七略》编写而成，总结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九八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四《周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二六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三七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二《酷吏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一三一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万石张叔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七七三页。

^⑥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七四六页。

^⑦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一七四六页。

了汉代以前的思想文化成果。

关中史学丰富的学术思想产生于关中地域文化的背景，以及秦汉时期关中地区学术活动既以经学研究为主，又不偏废诸子百家，具有包容性极强的社会环境下。关中史学进步的民族思想、开明的经济思想、先进的经济思想、丰富的学术思想既是当时的社会文化在史学思想上的反映，又体现出关中地域文化极具包容性的特点。

（二）关中文化的原创性与史学思想的开拓创新

秦汉关中地域文化具有鲜明的原创性特征，它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原创性的文化传统，以及以经学为主、各家兼备的学术文化构成，使史学思想在继承诸多流派思想的同时，又处处闪耀着超越并冲破旧思想樊篱的光华。下文将主要就秦汉关中史学对经学与其他学说的超越来论述秦汉史学思想的原创性。

1、秦汉史学思想对经学的超越

秦汉史家既受到经学多方面的影响，又表现出了超越经学禁锢的文化创造精神。秦汉史学思想的伟大之处很大程度上就体现在这里——它不是被动地接受经学的影响，而是大胆地突破经学观念的束缚，表现出一种文化创造的强烈欲望。例如《史记》就包含了对经学多方面的否定与超越，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究天人之际”对经学天道观的超越。所谓“究天人之际”，实际上就是要探讨“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司马迁所要探究的“天人之际”并非客观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而是天的意志如何表现在帝王身上，帝王的行动如何体现上天的意愿。这是司马迁受到今文经学天人感应学说影响之后在历史哲学方面的必然选择。然而，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忠于史实、主持公道毕竟是司马迁始终不渝的著史原则。当他用这一原则去观照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时，其经学天道观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这在《伯夷列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絮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蚤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

何德哉？……余甚惑焉，佯所谓天道，是邪非邪？”^①司马迁通过反思现实生活中不同历史人物的命运遭际，对“惩恶祐善”的经学天道观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对司马迁创作《史记》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正是出于对经学天道观的怀疑，司马迁在不少地方跳出了用天命、神权解释历史的老套路，开始对人事予以特别的关注。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曾借刘邦之口表达这样的观点：“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餉，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②这段话非常鲜明地表现出司马迁的哲学思想已经初步完成了由“天道”向“人道”的转换。也正是出于对经学天道观的怀疑，司马迁对那些敢于同不公正命运作大胆抗争的历史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热情的歌颂，于是在《史记》的历史画卷中，出现了孔子、孙臧、吴起、伍子胥、屈原、李广等一系列光彩照人的人物形象。在这些人物身上，虽然没有闪现出善恶报应的灵光，却体现出了不可战胜的人格力量和感人至深的悲剧精神。诚如韩兆琦先生所言：“《史记》的悲剧人物都是有理想、有目标、百折不挠、奋斗不息的，他们对历史的发展都作出过重要贡献，或者至少曾经对当时社会有某种震动，对后世产生过某种影响。总之一句话，他们都充分表现出了人生的价值。”^③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各类悲剧人物人生价值的充分肯定，实际上就是对善恶报应的经学天道观的大胆超越和有力抨击。

第二、“通古今之变”对经学历史观的超越。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今文经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以“三正”、“三统”为内容的历史循环论，希望以此来维系封建专制统治原则和统治秩序的万世一统。受此影响，司马迁的历史观中也存在明显的历史循环论思想。但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创作目的，必然促使他在《史记》的著述过程中突破历史循环论的限制，努力探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在《史记》中，司马迁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解释，已不再囿于历史循环论，而是充分肯定了人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在司马迁所描述的楚汉相争的历史画卷上，项羽的灭亡和刘邦的称帝，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一四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八一页。

^③ 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页。

都不再仅仅是上天意志的体现，而是得人与否的必然结果。甚至司马迁之所以摒弃“以事系年”的编年体，创造出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很大程度上正是由其超乎流俗的历史观决定的。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论述道：“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①。司马迁此论可谓惊世骇俗，它不但有悖于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更是对汉代经学历史观的一大超越。当司马迁用自己锐利的目光去反观历史、洞察现实时，发现人类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才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之“势”，是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止的。既然逐利是一种客观现实，那么作为一个以“实录”见长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就只能将其如实地记载下来。此举看似一般，实则表现出了司马迁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良知和胆略。钱钟书先生对此予以极高的评价：“马迁传货殖，乃为此‘鄙’、‘俗’写真耳。道家之教，绝巧弃利；儒家之教，‘何必曰利’。迁据事而不越世，切近而不骛远，既斥老子之‘涂民耳目’，难‘行于’‘近世’，复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则‘崇势利’者‘天下人’也，迁奋其直笔，著‘自然之验’，载‘事势之流’，初非以‘崇势利’为‘天下人’倡。”^②此论可谓鞭辟入里，足以正人视听。

第三、“成一家之言”对经学话语垄断的挑战。“独尊儒术”是汉代经学重要的政治和学术主张。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也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③可见，经学时代的显著特征就是要消除百家争鸣，形成一种符合统治者政治意愿的经学话语霸权。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下，传释圣人经典业已成为当时士人文化事业的基本内容，人们的文化创造精神必然受到极大的削弱。惟有紧密联系汉代这一政治背景，我们才能更深入的理解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中所包含着的令人叹服的文化创造勇气。首先，“成一家之言”意味着对“儒学独尊”的消解。在《史记》中人们可以发现，司马迁对先秦以来形成的诸子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二五六页。

^② 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97年，第38页。

^③ 班固：《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第二五二二三页。

各家学说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态度，这本身就可以视为对“儒学独尊”的文化专制的一种大胆的反抗。其次，“成一家之言”表现出了司马迁的文化创造意识。尽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面对壶遂的质询，曾把自己著述《史记》解释为一种“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的非创造之举，但事实上，司马迁具有十分强烈的文化创造意识。他曾经自豪地以周公、孔子事业的继承者自许。司马迁不满足于传统史书的著述体系，创造出纪传体这样一种全新的史书体裁，既是对《春秋》之类编年体史书叙述结构模式的全面突破，更是对经学话语方式的大胆挑战。仅从这一意义上说，史家所表现出的文化创造意识也是显而易见的。

2、秦汉史学思想对其他学说的超越

在冲破经学樊篱的同时，秦汉史家对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有所取资，但对其学说并非一味盲从，而是有选择地加以取资和消化。例如对儒家思想的吸收与扬弃就证明了这一点。

综观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重秉笔直书，求真，不曲不隐，是一个优良传统。儒家虽然强调人格独立，强调合则留不合则去，而且也推崇古之良史的“书法不隐”，但总是迁就于宗法等级制度的利益需要，以求得到统治者的任用，后来的经学家们更提出了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理论。儒家这种畏言当世和为亲者讳的态度，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司马迁著史的前提，就是对历史进程的客观、真实的描述，是建立在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基础上据实直书的实录精神，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显示出来的独到见解。扬雄在《法言·重黎》中说：“太史迁，曰实录。”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说：“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实录精神的突出表现就是作史有据，忠于史实，坚持直书，即班固所说的文直、事核。在“成一家之言”的过程中，实录精神始终是司马迁的出发点、立足点和核心内容。司马迁“考信于六艺”^①“折中于夫子”^②，同时又“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③。其中既包括当时已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六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一《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二二—二二一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九四—七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三一—九页。

艺经传,又包括道、法、阴阳等诸家学说。此外,司马迁所依据的并不仅仅是金匱石室的皇家档案材料,其史料来源甚广,除了书面文献的记载,他还实地采获并向传主的后代亲自询问,“疑则传疑”^①“疑者阙焉”^②。更重要的是,当他处理这些来源广泛而丰富的材料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扬弃了孔子之说,扬弃了《春秋》及其三传等的道德批判模式。如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将项羽列入“本纪”,都是当时历史实际的真实反映。实录精神还表现在不虚美,不隐恶,善恶必书,明确反对“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③的做法,尽管司马迁对孔子颇为尊崇,而且志在效法《春秋》作《史记》,但他没有接受孔子为尊者讳的立场。如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对汉武帝的历史功绩作了充分肯定,认为武帝乃英明天子,受命于天,恩泽无边,但他同时又揭露和指斥了武帝好大喜功、迷信鬼神、推行暴政、不惜民力等劣迹。再者,司马迁喜欢称引道家之说来批判现实社会的腐朽、黑暗。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指出,社会黑暗,是非颠倒,善良的人遭受欺压、迫害而哭告无门。接下来便称引《庄子》“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之语,从而更好地揭露了统治者标榜仁义的虚伪性和欺骗性。这些都冲破了儒家为尊者讳的藩篱。

另外,班固对灾异讖纬的态度也表现出超越时说的勇气。班固在《汉书》的结尾概括了全书的内容,云:“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假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④说明主要记载政治活动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对于当时被奉若神明的讖纬学说根本不提。《汉书·艺文志》著录天下图书,却对当时大量存在的讖纬书摒弃不载。班固还讲诸子出于王官、儒家是诸子之一,孔子是先师、是学者,儒家经典是文化典籍,这些同讖纬把孔子说成是巫师神怪、儒家典籍几乎成为符篆是根本对立的。班固还在《王莽传》中揭穿了王莽制造讖言夺取帝位的欺骗伎俩,更是对讖纬的妖妄本质的深刻揭露。班固在其他汉赋、议奏作品中,也多从政治得失、人事成败的角度,赞颂光武中兴,明、章治世,观察、评论人世间的功罪治乱。虽然其中也有篇章反映出迷信盛行在班固头脑中打下了时代印记,

^① 司马迁:《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中华书局,1982年,第四八七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二二六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七《仲尼弟子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二二六页。

^④ 班固:《汉书》卷一百《叙传下》,中华书局,1962年,第四二七一页。

但是这毕竟在班固的作品中只占次要地位。从总体讲《汉书》继承了《史记》的实录精神，在记载客观历史和反映社会生活上都取得了成功，进一步确立了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成为两汉之际谰纬迷信的思想浊流的直接对立物。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位汉代的杰出史学家，把中华民族的由来和活动都写进《史记》、《汉书》这两部信史之中，这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种冲破教条、超越时说的思想也深深得益于具有积极进取的原创性风格的秦汉关中文化的影响与滋养。

（三）关中文化的践履性与史学思想的殷鉴资治

秦汉关中地域文化具有极其鲜明的践履性，反映在史学思想上，就是秦汉史学的资政思想。秦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非常重视发挥史学的经世致用之功。汉初，鉴于天下疲弊已极的社会形式，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氛围较为宽松，此时，陆贾、贾谊、晁错等一批继承战国诸子传统的史论家应运而生，他们以兼采诸子之学的广博胸怀及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总结秦王朝迅速崩溃的经验教训，为汉王朝的巩固及长治久安出谋划策，陈古论今。他们身上就放射出秦汉地域文化经世致用、崇尚事功、充满实用性与践履性的灼灼光华。

陆贾著《新语》，便是由于汉初君臣重视总结历代盛衰而在史论上取得的成果。“陆生时时前说《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①刘邦君臣这场对话进而总结了秦亡汉兴的教训。陆贾中肯地总结秦朝实行残暴统治导致灭亡的必然性，指出汉朝立国要吸取这一深刻教训“逆取而以顺守之”，实行宽厚政治，与民休息。陆贾讲到历史转折关头必须实行政策转折的关键问题，使刘邦醒悟过来，郑重要求陆贾著书总结秦亡汉兴以至历代兴衰的教训。于是陆贾著成《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②《新语》的中心主张是，汉皇朝必须以“秦亡”为鉴戒，施行“仁政”，实行“无为”方针。陆贾强调说：“齐桓公尚德以霸，秦二世尚刑而亡。”

^①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郿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六九九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七《郿生陆贾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六九九页。

“周公与尧舜合符瑞，二世与桀纣同祸殃。”“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事愈烦，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益设而敌人愈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政而用刑太极故也。”^①陆贾的主张深刻地反映了汉初社会休息民力、恢复生产的紧迫要求，所以被高祖和群臣所激赏，奠定了汉初几十年间无为政治的理论基础。

生活在文帝时代的贾谊对秦亡教训作了更为系统的总结，以“过秦”为题写了三篇史论，分析秦国由崛起到统一六国再到最后灭亡的历史，从中剖析它成败兴亡之“理”。贾谊在《过秦论》中对秦朝何以亡的原因进行了透彻的剖析，认为秦朝统治策略的失误是它致亡的根本原因，他把秦朝的政策具体地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是“废先王之道”，施酷刑“焚灭百家之言，以愚黔首”^②，继续实行自战国以来攻取天下所用的策略，以暴力的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其二是“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③。因此拒绝纳谏，一意孤行“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④显然，贾谊把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结到实行暴政的结果，因而他进一步指出：“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⑤陈涉“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⑥这说明他深刻地认识到政治得失的关键在于民心所向，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为此，他在《大政》篇中说：“闻之于政，民无不为力也。国以为力，君以为力，吏以为力。故夫战之胜也，民欲胜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则莫不能以存也；故率民而攻，民不欲得，则莫能以得矣。故率民而战，民不欲胜，则莫能以胜矣。”“故夫民者，至贱而不可简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速有迟，而民必胜之。”^⑦贾谊在秦亡的过程中看到了民众的强大力量，敏锐地体察到当前的社会矛盾。因此，他把统治者的挥霍无度视为天下之大贼，大声疾呼“残贼公行，莫之或止”，认为国家形势已经到了“天下之势方倒悬”的境地，希望统治者要正视民众的力量。

^① 陆贾：《新语》，见《新语》之《道基》、《术事》、《辅政》、《无为》等篇。

^②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〇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一页。

^④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三页。

^⑤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三页。

^⑥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二八四页。

^⑦ 贾谊：《新书》，中华书局，2000年，第328页。

贾谊探讨秦朝的得失，不仅从秦朝本身的历史中寻找原因，而且还以纵贯的眼光，从春秋战国之际的形势入手分析，认为秦朝之所以能以一戎狄小国吞并山东三十六郡，最后统一六国，一方面是由于春秋时期自缪公以来二十余世的不懈努力，并采取了“安土息民，以待其弊”政策的结果，使秦国的力量逐渐增强。对秦朝何以亡的问题，贾谊也从重“通”尚“变”着眼。

之后的司马迁对贾谊的观点十分推崇，不由得发出了“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的赞叹。并在《秦始皇本纪》中破例地将他的《过秦论》作为后论，借以表达自己对秦亡的看法。同时又在《李斯列传》中指责李斯“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不知道劝谏秦始皇改变统治策略，爱惜民力，结果终于身死国灭。正是由于司马迁同贾谊一样看到了民众的力量，因此，他在《高祖本纪》后论中说：“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谬乎？”^①又在《孝文本纪》中用大量的笔墨记载了文帝时期与民休息的措施和效果：“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私其利也。罪人不孥，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②并在后论中评价道：“汉兴，至汉文四十余载，德至盛也。”^③显然，司马迁认为文帝朝出现的繁荣景象，是统治者从汉初贾谊等思想家“过秦”的认识中有所领悟，从而采取了宽省政策的结果，他要通过“宣汉”的方式来表彰“过秦”给汉朝带来的巨大成功。司马迁的这些论述可视为是对贾谊“过秦”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和论证。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秦汉史家十分重视从历史事实中总结经验教训，以期对统治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建议，希望从中找到治国安邦的良策，这种殷鉴资治的史学思想与士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淑世情怀正是秦汉关中地域文化经世致用的践履性在史学思想上的体现。

（四）关中文化的示范性与史学思想的刑仪后世

秦汉关中地域文化在全国具有示范性，成为一种强势话语。在这种自信昂扬、得天独厚的文化与地理优势中成长起来的秦汉关中医学思想，也带有刑仪后世的大家风范。这表现在秦汉史学思想对历史学的观念、地位以及述史方法

^① 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三九四页。

^②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四三六页。

^③ 司马迁：《史记》卷十《孝文本纪》，中华书局，1982年，第四三七页。

等方面的开创与这些思想对后世的影响上。

1、全新的历史观念

秦汉关中地区的精神风貌不仅为秦汉文化提供了成长壮大的精神氛围与精神气候，而且使此期的史学思想打上了昂扬独立的深深烙印。秦汉时期，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涌现出司马迁、刘向、班固、荀悦等一大批优秀史家，《史记》、《七略》、《汉书》、《汉纪》等史学名著相继问世，从而奠定了此后中国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和大体走势。司马迁以《史记》发扬光大史官传统，涵容诸子而成一家之言，史家既立，中国的历史学也因此创生。自《史记》以后，又经《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一大批私家史著之承前启后，迄于唐代，汹涌澎湃的著史潮流终于被纳入王朝政治的轨道，一变而为官修史书的新传统，史学由此蔚然成为中国文明的一大特色、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史记》表现出司马迁上承战国史学新风，又进行了天才独创的汉代新史学观，是要求通过历史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的反映。司马迁曰：“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①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迁高远的著史目的和史学理想。孔子作《春秋》的目的，是因为“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意在通过历史著作的形式，来发表其政治思想学说，开辟出了一个“以论带史”的传统。司马迁虽然也是肯定这一传统的，但又有不尽同于孔子的想法。这体现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既说“继《春秋》”，又说以《史记》“比之于《春秋》，谬矣”。因为他不仅要借历史著作的形式来发表一家的政治主张，也不仅要从史家的本位出发，通过这一历史研究（即“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结果来探索自然与人与社会的规律（即“见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从而“成一家之言”。而且要把修史作为负载、承传整个民族文化的传统。应该说，司马迁这个志向比孔子之作《春秋》的目的更加广大、更加高远，带着西汉王朝全盛时期的鲜明印记。

司马迁的“一家之言”熔铸在《史记》这部皇皇巨著之中，内容极其丰富，

^①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三二九六页。

包括了司马迁对哲学、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伦理各个领域的观点，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百家学说而建立起来的新的思想体系。打破《春秋》的编年方式，打破《春秋三传》的以论带史的传统，摆脱旧思想模式。司马迁作为战国诸子中史家一派的集大成人物，其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独立人格、平等思想等等，无不体现着秦汉关中地域文化领先于其他地域、可为后世楷模的示范性。

在秦汉以前，史书被包容在六经之中，成为经学附庸。但是，由于秦汉史学思想的辉煌成就，启迪了后人，作者相继而起，奠定了史学的独立地位，开创了历史学发展的新时代，西汉以后史学蔚为大国。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代表确立下来的史家特征，虽然未能为《汉书》以下的专制王朝史官全盘承继，但仍然发生着深刻的、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影响。与《史记》相比较，《汉书》尽管在立场上作了根本的修正，开始带有为王朝服务的“记言”、“记事”色彩。但是，作为一位富有才华的史家，班固不可能不感受到时代潮流与关中文化风貌的力量，他大量采纳《史记》的文字、赞同司马迁对事件、人物的评价、承袭纪传体例……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明。班固作为史家，从根本上说，也是认同于司马迁所代表的史家一派的学理主张的。刘咸沂云：“儒家正处则在论理，然不明事之始终，从何论理？班孟坚本学儒家，论赞全用《论语》。而其统观之识，与司马之宗道家者，初无高下。斯可见矣。”^①所以，《汉书》因此仍然能够继承《史记》，为确立中国的历史学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2、泽被后世的述史思想

在秦汉关中高度发达的文化背景之下，秦汉史学创立的述史方法、述史思想，不但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也为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后世有着既深且广的影响。

首先，一部《史记》，在广阔的时空框架上，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史的完整画卷，且不说它在历史学上的空前意义，就是在思想容量方面它也是无与伦比的。本纪、世家、志、表、书“五体合一”是《史记》的一大特点。“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来看，《史记》应该说是综合体，它把过去记载历史的各种体裁都综合起来了，虽然其中任何一种历史体裁都不是独创，但经

^① 刘咸沂：《治史绪论》上篇，见《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第2392页

过综合提炼，使它们相互配合成了一种完整的形式，却又是新的东西。”^①这一伟大的史学实践，不仅使各种体裁自身的形式更趋于规范整齐，而且五体综合为一书后，历史记载能够更加灵活的根据内容选用叙述形式，历史陈述自然更为清晰明了。《史记》把几千年极为广泛的历史事件分别用几种不同的体裁来表现，“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扶义淑悦，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世家、本纪载“辅拂股弘之人”^②“《史记》创立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形式，以本纪为总纲，形成一个整体系统。”^③这五种体例又“相互配合，即本纪、世家、列传形成一个子系统，从人事的角度形象地反映历史的发展与变化；本纪、世家、列传又与‘书’相结合，形成一个子系统，立体化地反映历史运行过程中的各个层面；本纪、世家、列传又与‘表’相结合，形成一个子系统，将人事放到‘天’（时间）‘地’（空间）之间，形成天、地人三者的网络化体系。”^④由此可见五体形式体大思精，既各具笔法，自成体系，又构成一个统一严密的整体，使这部史著尽管包罗万象却浑然一体，不显庞杂，这便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所称道的“创为全史”特质。这种方式为后世史家称道和继承，虽名称各异，但实质相同，首创之功，可见一斑。

其次，《史记》中司马迁首创的一种述史方法——互见法，将人物事件中最本质的东西来组织材料，突出重心，而将枝蔓的材料互见于它篇，如此，《史记》的130篇便彼此相融，“五体裁书”的经纬交织，加上“互见法”的内在于衔接，便使《史记》成为了一部极具整体性的可读性极强的历史著作。

另外，司马迁在先秦古籍“君子曰”的启发下创建了一种史评形式——“太史公曰”。“太史公曰”的主要思想有七个方面，即：阐明立篇旨意；论史料的选择和运用的态度；引据史实避去相传的谬误；叙述实际调查行踪和收获；谈个人成败得失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论统治阶级的为政得失；自述学习和研究历史的经过及撰述《史记》的动机和感想等。“太史公曰”言约义丰，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天文、地理、人事、世俗、形势等，往往补篇中所未备。议论宏阔，笔势纵横，言辞精炼，旨意深微，构成了系统的历

^① 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② 司马迁：《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三三一九页。

^③ 张新科：《史记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第131页。

^④ 张新科：《史记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第131页。

史理论。而作为《史记》最后一篇的《太史公自序》则通过对史官渊源的钩沉，学术源流的评判，《史记》各篇写作成因的概要，记述了这一博大思精的历史著作之深沉意蕴。这些理论阐释构建成的认识体系为我们穿越纷杂的历史事件而整体性的把握历史的真相提供了线索与方向。

继司马迁之后，班固开辟了新的述史体例，成为后世史家遵循的成法。《汉书》继承了《史记》的纪传体体例，又结合时代特点，对纪传体进行了新的创造：首先、定格本纪的正统地位。将项羽、王莽归入列传，并对《史记》相关篇章的内容进行调整和移动；其次、取消世家。班固根据时代变化，取消世家，把有关人物归入列传，符合时代要求和时势变化。因为在《史记》的记述时限内，自周成王分封经春秋战国，都与分封的各国诸侯国世代相承有密切的关系。

《汉书》记述的是西汉一代的历史，至武帝时期诸侯王已无权干涉地方政事，班固的调整因时制宜。第三、规范列传。《史记》列传篇目的定名，或以姓、或以名、或以官、或以爵，多不整齐划一，且排列顺序没有规律。《汉书》则完全以姓名定篇名，排列顺序为先专传，次类传，后四夷和域外传，最后是外戚和王莽传，整齐划一、体例规整，使后人有规可循；第四、改书为志。班固根据《史记·八书》撰成“十志”，内容既有合并又有创新，丰富和完善了典志体的记载范围。《汉书》将《史记》中的《律书》、《历书》并为《律历志》、《礼书》、《乐书》并为《礼乐志》、改《平准书》为《食货志》、《封禅书》为《郊祀志》、《天官书》为《天文志》、《河渠书》为《沟洫志》。新创了地理、艺文、刑法、五行四志。《汉书》十志的确立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起到了继往开来的作用，成为以后正史编纂遵循的规范，且为后代书志体史书的编纂提供了借鉴。尤其是新创立的地理志作为我国二十五史中的第一部一疆域、政区为纲的著作。在此以前的地理著作一般都是以自然地形山川为主体来记述地理情况的，而《汉书·地理志》首创了以朝代疆域为范围，以政区建制分条记述人文地理和自然地理状况的方式。这种编纂体例为以后正史中有地理志的史籍所沿用，且得到很大发展。

《汉书》按照西汉王朝的起讫，始自高祖、终于王莽，断代为史，再次突破司马迁的述史体系，创造了记述一代皇朝史事的历史著述形式。《汉书》作为断代史的出现是史书体例变化的一大进步，也是班固修史适应时代的一大创

新。

《汉书》进一步推动了史学的发展历程，再次拓宽了史学的研究记载对象，创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志目录——《艺文志》，对古代典籍作了全面的著录。《汉书·艺文志》共著录图书 38 种，596 家，13269 卷。包括六艺略 103 家，3132 篇，诸子略 189 家、4324 卷；诗赋略 106 家、1318 卷；兵书略 53 家、790 卷；术数略 190 家、2528 卷；方技略 36 家、868 卷。《汉书·艺文志》不仅开创了正史编制史志目录的先例，而且“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反映学术发展演变过程，品评学术的优劣短长。《汉书》创立了《地理志》，所记不限于当代地理，汉代以前古籍中的大量地名，由于《汉书·地理志》用汉地注释，使后人得以知道确切位置；新创《五行志》、《刑法志》，更为全面的展现了各种典章制度的兴起与沿革情况。《汉书》的十志为史学上的有关学科的研究开辟了道路，是很有地位的。有的为政治制度史、法制史、经济史、水利工程史、学术史、历史地理各科的学术源流，提供了开创性的著作。^①

关中史学思想中的这些在当代即具有先进性，在后世亦被史家所效仿学习的品质，奠定了数千年来中国古代史学规模与形式的基础，这些成就与秦汉关中睥睨天下、昂扬奋发的地域文化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① 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见《司马迁研究新论》一书“代序”，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结 语

秦汉关中史学思想在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它不但开创了许多全新的观念与方法，更重要的是，它对以后中国历代的史学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后世史学思想生发演化的基石，把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关中地域文化是关中地区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它是当地文化的中枢神经和合理内核，是一个地域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中发荣滋长的理论硕果，是一个地域民众文化心理的积淀。它数千年来一脉相承，以兼容并蓄的包容性、勇于开拓的原创性、经世致用的践履性和刑仪后世的示范性给予生与斯长于斯的士人以熏陶覆育，历久弥新而笃实光鲜。

历来学界对于前汉关中史学思想的研究，多集中在史学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民本思想、历史循环思想、正统思想、经学思想等方面，相对而言，中国现当代学者对于秦汉关中史学思想受到关中地域文化影响的这一课题，关注度显然不足，当然不能把地域文化——即地理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估计过高，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甚至完全抹杀地域文化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作为秦汉关中史家赖以生存的客观的物质基础与文化氛围、传统积淀，关中地域文化深刻的制约着、影响着关中史学思想的生成。本文的写作意图，是希望能够通过对关中地区地理环境、文化传统、以及秦汉时期具体的自然地理和文化现象的考查与爬梳，对这一问题作一探索性的尝试，力争能够有所发现，以期为史学研究稍微做一些裨阙补漏的工作。

关中地域水深土厚，关中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笔者虽然进行了长时间的资料准备，但因资质愚钝，学殖有限，只能将这一初步的成果提交出来，只是问题的粗浅提出，而并非完美圆融的解决。

参考文献

一、古籍类：

- 1、【汉】贾谊：《新书》，中华书局，2000年
- 2、【汉】董仲舒：《春秋繁露》，中华书局，1975年
- 3、【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
- 4、【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 5、【南朝宋】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
- 6、【梁】刘勰：《文心雕龙》，漓江出版社，1982年
- 7、【宋】宋敏求：《长安志》，《丛书集成初编》本
- 8、【清】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关中丛书》本
- 9、【清】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
- 10、【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点校本

二、著作类：

-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2、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史记》，《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
- 3、钱钟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97年
- 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
- 5、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87年
- 6、徐复观：《两汉思想史》，台北学生书局，1981年
- 7、周桂钿：《秦汉思想史》，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 8、汪高鑫：《中国史学思想史》，合肥科技大学出版社，2000年
- 9、张岂之主编：《陕西通史·思想卷》，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 10、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91年
- 1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
- 12、程千帆：《文论十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 13、白寿彝：《司马迁和班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 14、韩兆琦：《史记选注汇评》，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
- 15、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 16、刘师培：《刘申叔先生遗书》，台北京华出版社，1970年
- 17、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三联书店，1998年
- 18、史念海：《河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 19、陈正祥：《中国文化地理》，三联书店，1980年
- 20、谭其骧：《长水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21、周振鹤：《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
- 22、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
- 23、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 24、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
- 25、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
- 26、张晓虹：《文化区域的分异与整合》，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 27、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28、《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 29、《陕西考古重大发现（1949-1984）》，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 30、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31、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 32、（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61年
- 33、（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三、论文类：

- 1、海山：《关于人地关系实质问题的主要理论》，《地理》，2001年第5期
- 2、黄新亚：《华夏文化面面观——陕西考古成就巡礼》，《文史知识》，1992年第6期
- 3、夏子贤：《秦代史学钩沉》，《西北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 4、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研究》，《西北史地》，1998年第4期
- 5、白寿彝：《“说成一家之言”》，《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
- 6、张新科：《史记所体现出的创新精神》，《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后 记

在键盘上敲下论文的最后一行字时，我忽然意识到，三年的研究生时光就这样匆匆到了尾声。导师李颖科先生为我悉心指导论文选题的情景还清晰如昨，先生耐心指出论文的不足之处、提出修改意见、在繁忙的工作中支撑病体为我精心修改文章的情景更是历历在目；陈一梅老师对我关切的帮助与指导、以及她为我们在小教研室上课时那轻松的氛围、如沐春风的教诲还犹在耳畔……

流逝的是时光，停留的却是知识的积累、品德的提升与我对老师深深地谢意。感谢老师们，正是因为你们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的感染，才让我不仅学习到扎实的专业知识，更让我明白了做人的准则、治学的态度；正是因为有幸在西北大学这个美丽的校园度过七年求学的光阴，平凡的我，才能够像在玫瑰园里的泥土般，有了芳香的可能。

感谢在这菁菁校园里朝夕相处、晨昏欢笑的学友，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与他们的交流常让我有豁然开朗之感；感谢父母辛勤的养育与支持，没有他们默默地付出，就没有我今天小小的成绩。因为这么多的帮助与激励，我会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情与上进的动力，在以后的工作与生活中积极奋发，努力前行！

徐 丽

二〇〇八年五月